

十月·惊蛰文库

遥远的恋歌

高翎 著

124

出版社

遥远的恋歌

高翎
著



十月·惊蛰文库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惊蛰文库. 第 1 辑/十月杂志社主编.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142-591-X

I. 惊… II. 十…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1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2323 号

惊蛰文库：遥远的恋歌

作 者：高 翎

策 划：凌 翼

责任编辑：宋福江

装帧设计：平 宇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100083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9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80142-591-X/T·593

总 定 价：128 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者的话

《十月》杂志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重镇，历来以培养文坛新人为己任。许多重要作家都是在《十月》发表自己的处女作而最终走向文坛的。

这套《惊蛰文库》，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给文坛新人的登台亮相准备的又一个崭新平台。这套文库中有诗集、散文集、评论集、小说集，作者也来自不同阶层，整体文学素养都颇高，有的偏重于抒情，有的偏重于技巧，他们的创作为我们这套文库增添了亮色。

龚小凡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她的文学评论早已在圈内一枝独秀，这次结集出版，让人窥见到她作为女性批评家不轻易示人的一面。

高翎在导弹基地生活了二十多年，作为一名献身国防建设的科研工作者，在本职工作之余，拿起笔来书写他有异于人的生活，这无疑为小说本身增添了一

道绚丽。他的小说功底扎实，看不出有一丝浮躁之心，这一点已是难能可贵了。读者一定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在此着力推荐他的《山枣花》和《遥远的恋歌》两个中篇。

马金章的小说更多地书写了乡村经验，一些小人物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他们中有为丢失羊而失魂落魄的春子，有到城市当了护草工的草民马甲，有活了一辈子连名字也没有混上的秀穗……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马金章地道的乡村出身，他丢不下的乡村情结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他的笔下也出现了诸如麦香、林磨道、鳖爷之类的人物，他们无不是在世俗生活中表现出作为生存者的无奈与摇摆。特别要提到的是马金章的叙述中大量使用了豫北方言，《侂子圪巴》是一篇方言组合得最完美的篇什。

遥远的小小说有着一种异质。“写作是一种心灵的独旅”，遥远在双足实践人生旅程的同时，心灵也开始了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征程，那就是写作。从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实验色彩，当然这并不排除他讲叙故事时那种独有的天分。故事让他的小说在阅读时有某种吸引力，熟练的语言弥盖了布局安排中的某种生涩。实验性则让他的小说指向人的内心，

小说也因此丰满而深刻。

《永远的蔚蓝》是林宝的散文集，一个人出生在海边，生活工作在海边，与海结下了不解之缘，由此有了她书写大海的独特文字。字里行间，不时迸发大海的潮音，让人真切地听见她发自肺腑的心声。她应是真正的女儿。

《风在诉说》是一颗驿动的诗心的倾诉。陈利澜时常处在内心与外部世界的躁动之中。她不想因为生活的平静如水而做一个平凡的女性。她在病中拿起了沾满灰尘的纸笔，记下了心中一闪而过的思绪。她发自肺腑地为千万工人兄弟亲切地吆喊一声《师傅》。她的纯真个性让人油生敬意。

《山河壮丽》是一名地质勘探者对祖国山河最真切的吟唱。袁三畏的足迹踏遍了万水千山，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留下了他的歌唱。可以说他的诗与他的汗水是分不开的。在发现地层的宝藏时也发现了来自内心的诗行。这种双重喜悦只有他能独自体味到。从这一本诗集中，你可以读到一个具备良好格律诗功底的人写作出来的新诗是什么样子的。

.....

以上的评述，并非结论。每一位作家都要继续写

作，因此也可以说，还不是对他们下结论的时候。其实，一部作品的好坏，真正的评价写在每个读者的眼睛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与作者一道，把作品呈现出来，就像厨师一样，一道菜上桌，味道如何，只有食客说了算数。

又是十月，阳光的暖意与秋风的凉爽一同亲抚我们。祝福你们，亲爱的作者和读者！

十月杂志社图书编辑中心

二〇〇四年十月一日

序《遥远的恋歌》

苏方学

高翎是张登高上校的笔名，他的中短篇小说集《遥远的恋歌》（下称《恋歌》）即将由《十月》杂志社编辑出版。出集子，照例要请名家作序。我是个例外。问他何故要我写呢，他说，苏老师，您是老师啊。

我当过教师不假，但没教过张登高。1994年春，我在昆明笔会上认识他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十余年了。肩牌上，缀着两杠一星，刚届而立之年。

少校，正值春风扑面的年龄段。年轻，每天都像太阳出来喜洋洋，文思的焰火正烧得来劲呢。他的同龄人中，就已有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人物。他却不是爱显摆的人。他彬彬有礼轻言慢语，眼含谦和的笑意，使人以为“韬光养晦”也能教化出当代中国军人的特色来。然而，他又没有把自个儿藏匿于云幔雾帐令人高深莫测的意思。你如果提起某国覬覦我海岛，某老板令女工脱光衣服由工头搜身和几百号工人被罚跪的怪事，他的目光立即像出鞘的利剑，突闪军人的锋芒。如果谈论诗文，话题转入春江碧水，他便只请你泛舟品茗，观赏流花的香溪了。

提起军旅生活，张登高情不自禁地感激他的妻子玲。说他是顺应她的呼唤去巴丹吉林大漠中的卫星发射基地的。大漠里似乎埋藏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根，时代的电火一旦把它触燃，夜海里便会飞起火凤凰。那从苍凉中闪现的辉煌昭示人们，这片大漠，该是文学佳作的产地。尽管巴丹吉林大漠荒凉，无生命，但张登高不怕荒凉，偏去那儿当兵，还在漠野里播种爱情。自信只要把爱播进沙漠，沙粒就会发芽，荒滩就会有故事，有诗，有小说。

其实，巴丹吉林并非死亡瀚海。那儿还有一片片胡杨林，还有祁连山雪水冲刷出来的弱水河。有沙枣树，有红柳丛，以及岌岌草，骆驼刺。闲暇时，他常陪伴妻子到林子里去，拣蘑菇，挖葱头。他有时也爱坐在黄昏的林边，眺望矗立于漠野的发射塔，及其附近的烽火台。烽火台在沙丘上，夕辉将它关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印上漠野似的，抹上一细溜儿金黄。野鸽落到发射塔栖息时，两只黄羊悄然出现在沙丘上，它们并立着，享受戈壁滩傍晚的宁静。一个叫“九号半”的墓园，五百将士的墓碑，犹如一个方队的官兵，在守护这片圣土。又像待发的导弹，各有其飞袭的目标，因而都肃立在进攻前的静穆中。曾听人说，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清醒。张登高大概不想做糊涂虫吧，常借节假日捧一束沙枣花，去墓园拜谒英灵。也请老前辈们讲这些长眠于漠野的创业者的故事。前辈们先是讲他们老了，耳聋了，眼也花了，接着就讲，墓园的五百官兵，每天夜里都出操，还报数。聂老帅来了后，多出个科目：紧急集合。张登高便常坐在坟前，闭上眼，在心里演绎创业者的故事。从抗美援朝到1958年进驻巴丹吉林，从第一枚火箭从沙海腾飞到返回式卫

星试验成功——这片漠土不仅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更是给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宝贵的启示。戈壁滩是一部最真实、最伟大的史诗。新中国的艰难困苦与壮丽辉煌，都记在它无涯的静寂中，记在它古老的台地上。耐人寻思的哲学在巴丹吉林。那儿，每粒沙、每蓬骆驼草、每朵沙枣花，都富有哲学思辨。重要的是，那儿还诞生了辉煌的科学成就。想想吧，巴丹吉林可是新中国国防科技的经典啊。

张登高为了读懂新中国国防科技这部史诗，接着进入与航天相关的川西北深山大沟中的风洞试验基地，继续他的军旅生活。他还常常利用军休假短短的半个月、二十天，走访革命圣地和名山古道。韶山冲和井冈山的霞光，润染了他的笔记本。他的笔管饱汲着遵义会址和雪山草地的露珠雪水，它的耳谷回荡着信天游的旋律以及延河的涛声——他把历史的碎片和生活素材的金屑熔于一炉，反复冶炼，加以提纯，借以加深他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并以国防高科技领域的生活作为他构建的小说世界的基地，立意于表现高飞的中华魂，就连笔名，也取了他和妻子名字的一个谐音，叫高翎，还是有飞的意思。

诗的意境叙事的诗

张登高爱用诗构建他的小说世界，他为人物创造诗的意境，在诗的意境里塑造人物，再借助诗的意向强化或深化人物。《遥远的恋歌》最明显的艺术特色就是这样一个文学世界。

比如，他的处女作《河岸上有布谷声声》中的人物老航天，三年灾荒中饿着肚子研制的火箭从祖国的地平线上起飞了，返回式卫星成功了，洲际导弹成功了，长二捆火箭成功了。他的

头发也白了，到退休年龄了。他这才想到该好好看看巴丹吉林了。一去看，啊，河流、树林、布谷鸟！鸟儿声声啼，好像在向即将离基地远去的创业者以及其继任者诉说什么。老航天到底离去，只留下河岸上布谷鸟声声，他们播下的理想，不是都已成为惊天动地灿烂辉煌的现实了吗，谁说不是呢？

如果说这个短篇的老航天和布谷鸟的啼鸣营造了荒凉的诗境，那么，《山上有灵芝》则是塑造了一个美似天仙的女大学生形象，《那棵银杏树》表现了战士布林金贵的灵魂。灵芝和银杏，药用价值都很高，能抗癌，抗衰老，能治心脑血管病。时下，中国的社会病象日渐显出危重的征兆。这是一般老百姓都已看到的事实。作家理应看的深一些，为有病的灵魂开出好“药方”来。治理精神的癌症，还得用精神的良药。这大概是张登高的意思吧，否则，他就不会用灵芝和银杏这两味药材作诗的意象。为用好药这幅意象，作品似应处理得更丰满一些。凸显用那两味药的必然性。

把希望藏在诗的意象里，在意象中留住远逝了的希望，是《纸蝴蝶》和《家里有灯光》的文学魅力所在。作者为人物设置这样的境地，几百个兵散落在荒漠里的“小点号”，每个点号，只有两三个士兵。兵们热爱生活，憧憬幸福，便想放飞美丽的纸蝴蝶（情信），但没有信来，也就没有做蝴蝶的纸。他们在无望中偏偏要糊上希望的彩翼，让幻想火蝴蝶般在黑梦中翱翔。这番景象，会令人产生什么样的感想——那么，深居山坳里的母亲呢，母亲只有这么一个独儿子，怕他出远门，走上不归路，但为了国家，还是让儿子参军了。儿子牺牲后，母亲仍点亮那盏灯，仍守候在那座空房里，他相信儿子会回来的，他期待着。

那激活人类崇高意念的悲情，就是那盏在夜海中发出圣灵之光的母爱之灯。那盏灯，闪射出张登高短篇小说诗的美光。

如果把上述的短篇比喻为浪漫主义的诗，如下的短篇，似该称为现实主义的诗吧，如《樱桃之恋》《漩涡》《两个女兵的故事》《旅途》等等。这些短篇，侧重写实，也写得较为洗练。《樱桃之恋》中对女主人公李秋的刻画就比较细致。她乍一看见哨兵罗华雄英俊挺拔的雄姿，就管不住腿，径直朝他走去对他略表爱意。罗华雄尽管力挺卫兵的尊严，还是抗不住诱惑，目光斜到那篮樱桃上去了，喉头立马往上一顶，咽下一口馋涎。李秋看在眼里，心里窃乐。此后的情节是，李秋以营长太太的身份，去伙房买内部菜，被罗华雄打了一耳光。她是大首长的小公主，岂能容得丈夫欺负，便气愤地咬他一口，在他面颊上留下樱桃般大小的瘢痕。通篇仅用这么两三笔，却写得入情入理，冲突很到位。咬到离婚，反思，咀嚼往事，品到婚恋别一番滋味来时，罗华雄却牺牲了，令人扼腕。由于《樱桃之恋》较为准确地把握人物的身世、人物个性的时代特征，细节又是用浪漫主义放大样的方法，也就显示出作者短篇小说创作的功力。《漩涡》是集子里唯一的非军事题材短篇小说，却像一枚正在孵化的哲学的蛋，叫人猜想那将破壳而出的是何物。然而，作为倒霉蛋的主人公老殷的形象却是十分鲜明的。作者让这么一个鲜明的人物，陷入了我爱死你，你爱死我的混沌情场里去，使得读者也犯糊涂了。仿佛人世间的情爱，上帝也难说清楚。

说不清，就别谈，讲的太明白，太清楚，就会大失小说的艺术魅力。诗意小说，更要朦胧些，让读者去猜想吧，或许会变出什么小说的精怪来。这是《漩涡》的艺术妙趣所在。

小人物的审美价值

写小人物，写穿着军装的国防高科技队伍中的普通一兵，通过他们去认识我们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这也可谓《恋歌》的又一特色吧。

写小人物之好，好在小人物属于大众。人过平常生活惯了，是用不着什么矫饰的，更不必借用什么圣灵之光遮掩自个的“小”，去人前装出高洁的模样。大人物们那个样端着架子做人，在小人物看来，就像负轭的牛，活得累。小人物则活得真实。说话做事自然而然。不会怕你犯忌，问他姓什么。人活到什么都不怕了，就能活出真来。真，乃文学美之所在。的确，当今想要文学的真，笔头得回避大人物。

张登高写的小人物，虽小，但非小人。小人者，唯利是图者也，实用主义者也。那种人，不仅要人民补偿他们什么，还得给他们的子女补偿高官职位任由他们圈地，化公为私，做起“帝豪”来。凡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去教堂为那种人唱赞美诗的。张登高的文学人物，虽然也有想图一点利的，但并非唯利是图。他们不是为利而不要脸不要名节忘了大公的人。比如《守护引导风洞》的技术员石松，在大山沟里守护风洞五年多，很少有人知晓世界上还有石松这么一个人。某天，他在村道上被恶狗咬了一口，即成为那片山区“被疯狗咬过”的大名人。他觉得冤，决定去研究所找所长，要求调离风洞，不达目的不走人。他在所里呆到半夜，被暴风雷雨惊醒，因怕山洪侵袭风洞，最终还是放弃怀揣了五年的希望，冒雨跑回风洞——这样的事，如果是利己主义者遇上，他肯定不回山沟去保护风洞

的。这个“小人物”不死守一己之利，他弃小私奔大公而去，实在令人崇敬。

现如今的中国人想什么？都想钻进钱眼里去吗？都要在私利驱动下才发奋，才迸发出可富国强兵的生产力吗？当现代的中国新贵们重祭私欲为生产力源时，张登高却写出《旅途》这样的短篇：卫星发射中心技术人员因车子出故障，不得不住进途中旅店。为看当晚的卫星发射直播，出钱租用卡拉OK舞厅的电视机半小时。老板笑着收了钱，舞迷们却大表不满。结果发射现场直播吸引了他们的视线，过了近半小时，还不肯走。技术员临离开旅店时，老板退还租金，舞迷们都向技术员致以崇敬之情。由此可以看出，有一种精神还能激活人心。了解这种精神，你才能了解，上世纪的中国人为什么能勒紧裤腰带，凿开多座山峰，挖出红旗渠，而且，竟能在饥荒中研制出导弹、原子弹！才能了解国防科技队伍里的小人物，为什么还苦恋荒漠中的发射塔和大山沟里的风洞。凡人，都要有崇高的理想，没有理想，明天的太阳就飞不起，你就只能坐在半坡亭上反复吟哦“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只能像母鸡们那样在篱下觅食，咯咯咯咯地说，泥土中的小虫有大补呢。

历史赋予文学的光荣使命，是要教读者读懂现实，读懂历史，更要读懂未来。当然，解读往事的最高权威，是时间。教人民大众最终说出真话来的，也是时间。作家也许都不能像列宁那样，“一眼望穿时间掩盖的一切”，也许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料事如神。但作家若都真诚地求“真”，是能帮助大众了解现实的。

张登高是因此塑造出那么真实可信的小人物吧，他是因此而要这些小人物来构建具有崇高道德理念的文学世界吧。在一

些所谓的弱势群体对革命传统进行全面颠覆的今天，张登高的小人物们以各自道德美的光照亮读者的心灵，不可谓不英雄。而这些小人物，正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今天，也只有这个弱势群体仍在传承与卫护着民族的美德和革命的光荣传统。他们其实不弱，他们曾是革命的主力军，国家的主人。将来还会是。谁说不呢？

巴丹吉林的痛及其他

张登高是写了若干短篇之后才写中篇的。《沙枣花》是他的中篇处女作，也是94年昆明笔会上不多的中篇小说之一。《昆仑》、《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神剑》的编辑们当时看了后都在饭桌上议论，说它写到“禁区”里去了，说它写人叙事绘景都有独到之处，说它显示了作者的文学功底和写作才华。著名评论家丁临一拿到手就爱不释手，连夜读完。天亮就约见张登高，谈修改意见。老作家周肖更是偏爱有加，读了一遍还想再读。

也许是这部中篇写到“禁区”里去了吧，一说到发表，编辑们就都犹豫了。周肖甚为焦虑，他把《沙枣花》带到我住的客房说，为《沙枣花》找条出路吧。

我想到《十月》，想到在作家中深孚众望的著名作家、《十月》副总编田珍颖。之所以想到《十月》，是因为这个大型文学期刊会抓好作品，敢出将引起争鸣的好作品。之所以想到田珍颖不仅因为她人缘好，热情扶植文学新秀，更是因为她独具慧眼，抓好作品一抓一个准。她用的作品，大多是险峻之处的文学奇葩。

田副总编果然看上了《沙枣花》。不久，来电话说，拟于

一九九五年第二期上发表。我忘了是否电告张登高。只记得告诉过周肖，他说好极了。《沙枣花》是我们昆明笔会的青年作者上《十月》的第一部中篇呵，来喝两杯，如何？

我因急于去外地采访，无暇去周家为《沙枣花》端杯。心中倒是挂念的。每到一地，都想找来《十月》，看看《沙枣花》排在第几条。后来钻进山沟，离城远了，渐渐淡漠许多事情。及至回到北京，才听说，田副总编来过电话，说有人写信给《十月》，深表对《沙枣花》的不快。田副总编甚为此事焦虑。我自然也很着急。因为写国防科技的文章，如稍有疏忽，就会插个大窟窿。我就曾因为一篇文章的标题，被一位政要问责，丢掉了某大报的一个专栏，与我有关的领导也因此受到连累。如果《沙枣花》惹出什么是非，会给《十月》添麻烦，也使正待提升职务的张登高触大霉头。我因此逐个揣摩我的顶头上司们的领导水平。政治部主任是个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政委么，读大学时，当过文学社长。他们懂文学。再说，张登高所在的部队是个高科技队伍，文学素养也很高呢。想到此，才给田副总编打电话。万没想到，她笑着说，老苏，没事了，写信人不是你们部队的……一场虚惊，就这样在她的笑声中化解了。

那么，《沙枣花》写了什么事呢。简而言之，写了一对青年科技人员的爱情，写第三者插足造成的创伤，写商品大潮如何波及到那块高科技圣地的生活。那圣洁而美丽的地方一旦被污损，你有什么感觉？

前不久，我在列车上听到两位上校谈论《沙枣花》，甚惊奇，问他们，九年前发表的作品，你们怎地还记得呢？

他们叹道：难忘巴丹吉林的痛……

这等于代替作者告诉你，巴丹吉林为什么而痛？巴丹吉林痛失了什么宝贝呢？

张登高把他的主题思想埋得多深！

由此想起外国的一部小说，不会看的，说它是言情的，是写床上游戏的；会看的，看出资本主义摧残人性。老板在战争中受伤，伤了那条筋。他没什么能玩的了，他能做的，就是毫无人性地掠夺工人的剩余价值。

《沙枣花》呢，看似言情，其实，隐藏着社会的疾患，中国现今的心痛，莫过于优良传统的缺失吧。

难怪那两位上校说，难忘巴丹吉林的痛！

小说集子的压轴作品也是个中篇，就是《遥远的恋歌》。作者大概想治愈《沙枣花》留下的巴丹吉林之痛吧，才叫人聆听那系在云端下的恋歌。

“恋歌”写了两对男女的恋爱。但这一组人是美德相照的人物。《沙枣花》意在不见于字面上的巴丹吉林之痛。《恋歌》则意在“遥远”上。人们爱恋的美，似乎都已远去，晚霞是要消逝啦？

时下的人民大众都在寻觅失落已久的美德。人们在充塞伪劣假冒的世界里渴求真善美时，见到《遥远的恋歌》里居然还有崇高的理想，还有人性美，还有忠诚的爱恋……

居然还有写这种作品的作家！真乃稀世珍宝。

仅这一稀世珍宝，也会远去吗？

人间的真善美到了只可想而遥不可及时，我们将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苦闷时，你就唱一唱遥远的恋歌吧。